

金陵城来了位姑娘。

这姑娘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里来，眼前华灯璀璨的街道像是和她编的桑麻一样一条一条交织在一起的。歇息在街边的马车她只敢看上一看，想摸摸后面那厚实而光滑的红木车身却又怕会招来这车上大人物的不满而停下了悬在车边的小手。

染坊外边挂起的绫罗绸缎，每一条上边都绣着无暇的工画，吸引着过往来人的目光，还有鸿运楼里的桂花糕、玲珑片，虽然都拿着小木匣一个个装得紧密有致，但里面肆意出来的香味她从来都没有闻过，在她的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可能就是在村里的时候崔郎给她擀过的一碗面。

冬日的金陵还是金陵，这座富饶城市的暖气氤氲在每一个有人的角落。

我刚查完店里的账本，正坐在店里的台子前品着一捧暖茶，打量着街上的光景，正好看到了她，从她身上穿着的单薄衣服看似乎是个刚来金陵的外乡人。

每天到金陵城里谋生路的人数不胜数，我已司空见惯，但看见她那双清澈的眸子不断地在我店里的点心之间跳动时，我对她饶是生出了几分兴趣。

我走出店门，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晃，问道：“姑娘，要进来坐坐吗？”她并没有过多地将目光看向我，只是抬头看了看金丝楠木做的牌匾，上面刻着的“鸿运楼”三个大字笔锋遒劲，似有风骨，一看便是名家之手。旋即，她便将头低下，自顾自地摇了摇。

看到她略涩的行囊和丝毫不施粉黛的脸颊，我似乎猜到她的难处，于是再次说道：“进去坐坐总不收钱吧。”她缓缓把头抬起，目光迅速聚焦在我的脸上，打量着我的全身，可能是得出一个“我不像坏人”的结论，随后嘴角稍微笑了一笑，轻轻朝我点头。

我让小二端了几笼点心到桌上，她刚想开口对我说什么，我马上打断道：“没事，我请客。”于是她叹了口气，就静静地坐在桌旁，至于桌上的点心她一点都没吃，不知是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不敢吃。

“你...”“您...”我们两人同时发问道。她立马变得焦促不安起来，赶忙说道：“您先说吧。”

我也没有推让，喝了口茶，问道：“你第一次来金陵吧。”

“嗯。”

“就你一个人来吗？”

“嗯。”

“一个姑娘家出来，家里不担心？”

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再次问道：“那你来金陵做什么？”

姑娘仍只是摇摇头，没说话。

“那你吃些点心吧，没事，我是这店子的掌柜，不要你的钱。”

姑娘对我点了点头，眼神里多了一丝惊奇，却还是一动不动。我也就这样看着她，毕竟她也让我回想起了那个当初背井离乡到金陵来的茫然无助的自己。

坐了好一会儿，她说道：“谢谢您的款待。”便起身走了出去，在店门的时候还朝我鞠了个躬。

她走后，我还是自顾自地喝着茶，将茶壶的盖子打开，蒸腾的暖气马上腾跃而出，但在寒冷的空气里却又很快烟消云散。我望了望街外纷纷扰扰的人群，心里想着，或许这个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应天府也要烟消云散了吧。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是被丫鬟给叫醒的，她说店里的伙计早上去开门的时候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让我赶快去看看。我想多半是昨天那个姑娘人生地不熟，身上没带银两没地住，就在我那睡了一个晚上。

我急忙披上大衣朝着店里走去，顺便叫上了府里的郎中。

那姑娘醒来的时候有些诧异，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暖烘烘的大床上，用不好意思的目光看了看我。

“我已经请郎中给你看了，就是受了些寒，没什么大碍，先把这碗汤喝了吧。”说着，把旁边的姜汤给她递了过去。

她有些受宠若惊地接了过去，大口大口地灌起来，随即说道：“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我表示不打紧，拿起茶喝了起来，随后问道：“你是哪里人？”

“江南人。”

“说起来我们这也算是江南，你一个姑娘家跑到这来干什么？”

“找人。”

“找谁？”

“我夫君。”

说到这的时候，她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好像是他命里那道光照在了她的心里。

虽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一个女孩无依无靠地来这也多半只是为了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但我以为最多也只是个情郎而已，没想到他们都已经成婚了。

“那你家里人呢？”

“死了。”

她的目光再次黯淡下去，然后继续开口道：“我生下来就没爹，也不知道有什么亲戚，只有娘把我养大，她身体很不好，前几年我夫君进京来赶考就没再回来过，不过隔三差五会寄封信，现在我娘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能来这找我夫君了。”

“那你夫君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能帮你找找？”

她摇了摇头。

我嘴里的茶差点喷出来，“你连你夫君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她红着脸说：“我从小就只叫他崔郎，一直叫到大，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也没读过书，不识字，知道也没什么用。”

我叹了口气说道：“看样子是姓崔了，那他是中了举之后在金陵城做官吗？”

姑娘又摇了摇头。

“那你要怎么找？这偌大一个金陵城姓崔的人海了去了，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如果一直找不到你打算怎么活？”

摇头。

可能是她也觉得有些太荒唐了，便说道：“对不起，我第一次从村子出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清楚。”

我也不想再问这事，继续喝着我的茶，说道：“人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说罢，那姑娘便咬着薄薄的嘴唇皮说道：“那您可以收留我吗？”

似乎是怕我拒绝，看我没吱声便赶紧补上：“我不要工钱的，只要您给我一口吃的和住的就行了，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不会的都可以学，只要我找到了我夫君我马上就走。”

说话的时候，她整张脸都紧绷着，还带着些许和金陵城格格不入的稚气。

看她也可怜，其实我早就有了此意，至于刚刚的沉默，只是因为茶水含在嘴巴里，说不出话来。

“没这个必要，你可以到我店里来，工钱我也照例发，只要你活干得好。”

她赶忙从被子里钻出来，可能是想要给我行礼，被我制止了，“你睡的地方就是鸿运楼的客房，郎中还说了，你多注意休息，现在你的三餐都会有人送上来。等什么时候你休息的差不多了直接下来跟坐在台子里的那个伙计说一声就行，他会把你安排好的。”

她的眼角已经带着些希冀，说不出话来。

我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全喝完，便起身走下楼去了。

冬天的鸿运楼，日子紧巴巴地一天挨着一天过，这几天店里的客人议论的话题换了个新鲜。

“别说，张爷不知道从哪找了个姑娘过来，长得可清秀了。”

“是啊，干起活来还挺利索，一点都不比那几个老伙计差。”

“看样子不像咱金陵本地人啊。”

“嗨，说不定是张爷特地从外边请过来的。”

“照你这么说……”

我这几天没事便会到店里来走动走动，看看外面的热闹也比待在府里百无聊赖的强。

“小衣，这两笼包子是令尹大人要的，你抽个空给送过去。”

“好嘞。”说完，姑娘便提着两笼包子出去了

这姑娘来店里也有好几天了，她只是让我们叫她小衣。

旋即我朝这群伙计的头老吴问道：“让她一个人出去不会迷了路吗？”

“嘿嘿，张爷您就放心吧，这可是您的宝贝，她每次出去都会有个伙计悄悄跟着她，就算实在找不到路也不会出什么危险，大不了回来就是，不过这姑娘倒是挺机灵的，几次出去她都能找到地。”

“没什么宝贝不宝贝的，别给我搞特殊，该做什么就让她做。”

“知道了知道了。”

小衣倒还是挺不错，除了刚开始因为以前从来没做过而有些手忙脚乱外，其他的都还行，店里的伙计和食客对她都是赞不绝口，在店里的时候她也总是笑着，让每一位客人都如沐春风。

毕竟她是金陵城所有的名馆里面唯一的女工。

渐渐地，冬天过去了一半，小衣也彻底出了名，谁都知道鸿运楼里有一个爱笑的姑娘，给你端茶，给你上菜，给你结账，还会给你带来几句问候，让你沉浸在温暖当中。

有人甚至专门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到鸿运楼里来一睹芳颜。

“诶，都说张爷新招的那个女娃不得了啊。”

“我也想去看看。”

“得了吧，鸿运楼那种地方是我们去的起的？听听就行了。”

我家里养的梅花也彻底开出来了，水汪汪地一瓣一瓣舒展在凹凸有致的枝蔓上，在黑布隆冬的上面又添上一抹亮色，煞是好看。

这天夜里，刚从店里回来，我搬了张椅子坐在院子里喝茶，赏梅，顺便让下人在这里生了堆火，照得我整个脸红彤彤的。

突然一个丫鬟向我走了过来，轻声说道：“张爷，汇春园的老鸨来拜访您了。”

“哪个汇春园？”

“就是西边的那个妓院，六皇子最喜欢去的那个“

“行，你让她过来吧。”我依旧是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

一个不知是该说臃肿还是该说风韵的身影出现在了面前，脸上抹着厚厚的胭脂粉，手上拿了个小箱子，嘴角挂着令人恶心的笑容。

我将那盏茶放在了一旁的石桌上，依旧盯着梅花，没有看她一眼，问道：“汇春园深夜造访，有何贵干，现在可是快宵禁了。”

那老鸨的笑脸张得更大了些：“嗨，没啥事，知道您没别的兴趣，就是好一口茶，喏，您瞧瞧，上好的西湖雨前前叶尖极品龙井，这东西，恐怕凭张爷您的本事也没那么容易搞到吧。好不容易六皇子赏赐了一点，说给我们汇春园招待贵客用，这不，马上就给张爷您送来了。”说完，将她手里的那个小箱子往我这边送了送。

我将箱子打开看了看，闻了一下，又还回去道：“茶是好茶，但我可不是什么汇春园的贵客，无福消受，您还是请回吧。”

老鸨尴尬了一下立马陪笑道：“张爷说的哪里话，这以前不是，以后不就是了嘛！”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莫非你还真打算把这茶白送给我？”

“那是当然啦，只要张爷愿意帮点小忙，这茶就当是我们汇春园和鸿运楼交个朋友了。”

“呵，什么时候一个妓院也可以和鸿运楼交朋友了？”

老鸨嘴上的笑快要挂不住了，但还是顶着那副表情说道：“张爷是何等尊贵，我们自然是高攀不起，但汇春园毕竟还是六皇子经常来的地方，张爷您这话是不是有些……”

没等她说完我直接打断道：“六皇子？除了圣上是他老子之外，他又算个什么东西？”

老鸨的脸色唰一下就变了，“张爷，饭能乱吃，话可不能……”

我再次打断道：“行了，我没空跟你瞎掰扯，你要是去六皇子那告状我也无所谓，茶你拿回去，这忙我帮不了。”

“您别着急啊张爷，先听我把话说完，真的只是个很小很小的……”

我十分不耐地挥挥手，说道：“你们要干什么破事我多多少少能猜到一点，小衣是我鸿运楼的人，我不可能让她到你们那去。”

“张爷，您听我说，现在这金陵城里的人一个个口味都叼着呢，玩腻了那些京城名妓，就喜欢您家小衣这样清纯……”

我直接一个嘴巴子往那肥八婆的脸上呼了过去，脸色阴沉的可怕：“我念在你是皇子脚边的一条狗，马上给我滚，我当你没来过，否则的话，明天你的尸体可能会躺在护城河里。”

两个家丁也赶了过来，站在我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她捂着被我扇红的半边脸，鼻孔里面都冒着火气，但想了想我的能量，还是把这口气咽了下去，说道：“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不叨扰张爷休息。”说罢，提着她的茶叶便冲了出去。

这是正午时分，鸿运楼生意最热闹的时候，厢房和外厅都坐满了人。尽管这里一顿饭钱可能就抵得上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但在金陵城，最不缺的人就是有钱的人。

小衣正收拾着外边的盘子，准备送到厨房去。

忽然，鸿运楼门外响起了马蹄声，之后，是一片车辙滚动混杂着金属与地面的摩擦音。一个半身着软胄的男子骑着马停在了大门口。

后方立即传来一声厉斥

“战英，鸿运楼前不得无理！速速下马！”

听罢，那男子虽有些不情愿，却还是从马上下来。

小衣哪里见识过这个阵势，赶紧将盘子放在桌上，往台边的老吴那边靠了过去。其他几个店里的伙计和一些食客倒是见怪不怪的样子，但也做好了行礼的准备。

老吴将小衣拉到一旁，轻轻说道：“快去楼上把张爷叫下来。”

那个被人唤作战英的男子稍微等了一会，一名衣着华贵、器宇轩昂之人就走到了他旁边，后面还跟着一群士兵。

战英往里面瞥了瞥，喊道：“太子驾临！”

霎时间，所有人全部起身，朝着那名雍容华贵之人行了个大礼，那人只是点点头，所有人也坐了回去，改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似乎一切都司空见惯，只是照例行个礼节而已。

我和小衣正好到了楼下，那太子冲我略微躬身，问候道：“亚父，近来可好？”说罢，让那个叫战英的把一个小箱子递到他手上，朝我送过来说道：“亚父，极品的前叶间龙井，上个月父皇刚从西湖摘回来的。”

我略微瞥了一眼说道：“我很好，这茶我喝着膈应，你拿回去吧。还有，你过来别搞那么大阵仗，别人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太子也没把那茶叶拿回去，只是放在了桌旁，然后吩咐后面的人全部回宫。

我也没在意，继续说道：“你我尽量还是少些走动吧，宫里面对我不满的人太多，长期下去对你不利，况且你刚打了胜仗，回来就往我这赶，你父皇多多少少也会对你有些意见。现在你也不是小孩了，红墙里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你比我更清楚，不要说什么亲不亲情之类的话，只要你能在宫里安心心的，别的我都不在乎。”

太子沉默了一会儿，略显沉重的说道：“亚父，如果我没生在……”

我赶忙挥挥手说道：“停停停，别给我整那套，被你那皇帝老爹听到他得给气死，有什么事你赶紧说，没事就快点滚蛋。”

太子重重地点了点头，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小衣：“你就是最近火遍整个金陵城的小衣姑娘了吧。”

小衣脸色煞白，哪里敢答话，眼见着这位是真正的太子爷，尽管自己在村里没见过世面也明白是了不得的至尊啊。好半天她才能做出反应，也不敢开口，只是头不住地往下点，整个身子都在打颤。

一旁的战英冲小衣说道：“怕啥怕啊，太子殿下又不会吃了你。”

小衣听后更是吓得虚汗直流，真个人都藏在了我身后，不敢露出一根头发丝在战英和太子的面前。

太子瞪了瞪战英，继续柔声朝小衣说道：“小衣姑娘不用怕，我就是为昨日我六弟的一些无礼来向你道歉的。”

小衣却是露出了疑惑地表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却猜到了是什么事，说道：“她什么都不知道，那老鸨直接到我府里找的我。”然后对小衣说道：“你先去厨房帮忙吧，这没你什么事了。”

小衣对我点了点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厨房，甚至没有听到身后传来的太子的挽留声。

随后，一名典型的金陵公子哥打扮的人走了过来，用一种阴沉的目光瞟了我几眼，但很快又拱手对我说道：“张爷海量，是我管教不力，手下的人冒犯了您和小衣姑娘，请您原谅。”

我嗤笑一声：“皇子赔礼，我一介草民可受不起，您快快请回吧，此事就此揭过吧，无碍。”

六皇子没有再说话，很平静的看了看我，随即转身便走。

我并没在意，转头对太子说道：“行了，你也走吧，大军还驻扎在城外吧，快去，别让他们等急了。”

“亚父保重。”

都走了，鸿运楼再次归于普普通通的热闹。

只是那个战英临走只是总往厨房里瞄，也不知在看什么东西。

这天晚上，鸿运楼外来了个客人

战英脱下了中午那件软胄，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华装，头发团成了一光滑的一簇，用一根紫檀木雕成的簪子盘在上面。腰间的玉带将他本就消瘦的身材束了起来，那些裹出的线条，俊俏的面庞，带着锋芒的眉毛如宝剑般插在那对漆黑的眸子上，鼻梁挺拔，凸起的弧线一直与下巴勾勒在了一起，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尊出自名家的雕像。

小衣看到了他，但仅凭中午那有些不太完整的一面之缘还不足以认出他来。

小衣被她吸引住了，她觉得，这人身上有一种贵气，和平日里店里的客人不同，这种贵气不像是浸泡在金陵城里的浮躁华丽里而滋生出来的，怎么说呢，像是被磨砺出来的。

“你好啊，可以点菜吗？”等小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战英已经坐在了外堂的桌子上了。

小衣赶忙拿了本菜谱递过去，问道：“您要吃些什么？”

战英挑了挑眉毛，问道：“怎么，认不出我了吗？”

小衣努力地打量着她，拼了命地想记起自己在什么时候和这位英气逼人的君子有过来往。

“我就是今天中午跟在太子旁边的那个。”

小衣恍然一下，赶忙说道：“认得认得，小衣认得，原来您就是……”

她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眼前这个带着点期许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人。

转眼间，期许变成了失望：“不是吧，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随后，一双眼睛瞪着小衣。

小衣以为惹得客人不高兴了，惶恐不及说道：“对不起，公子，中午太子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听清过您叫什么，您不要怪罪。”

战英撇了撇嘴说道：“别这样，我又不会怪你，你记住了，我的名字叫做战英。”

小衣赶紧点了点头，笑道说道：“战公子，小衣会记住一辈子的。”

战英看着手里的菜谱说道：“这还差不多，我要个这个雨花芙蓉，三千青丝，炙绘猪脯肉，再来个你们鸿运楼的招牌醉鹅。”

“战公子，您一个人点这么多吃得完吗？”

“这你别管，你放心，我有的是钱，你只管上菜就是了”

说完，他便一手撑着个头，目光投向街上，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小衣一样。

小衣点点头：“那好吧，您稍等，厨房马上做。”

随着小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厨房的方向，战英那双发亮的眸子又忍不住朝厨房里瞟去。

就和今天中午一样。

随后的日子，战英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到鸿运楼里来饱餐一顿，每次都点根本吃不完的菜，一个人往这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还硬要小衣来给他服务，搞得每次他一出现，小衣就不得不跑到他桌边去。

我也注意到了这位特殊的客人。

“我说你小子不跟在太子旁边，整天往我这瞎跑什么？”我边喝茶边向一旁的战英问道。小衣正在别桌帮忙。

他却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是你们店的菜太好吃。”

我却冷哼一声：“得了吧，你们年轻人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不就是看上小衣了吗？”

战英瞬时慌了起来，面色通红，脸上写了个大大的“囧”字，小声朝我说道：“张爷，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啊，我可从来没跟您说过，您最了解我了，我跟太子殿下这几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么个外乡人。”说完还喘了两口气。

我没反驳他，只是继续说道：“如果能撮合你们两个我倒也乐意，可惜不能。”

战英疑惑地看向我，问道：“为什么？”

“小衣她早就嫁人了，她来金陵城就是找她夫君来的，只不过找不着，就一直在我店里做事来过日子，等她找到了她就会离开这不会在这待了，离开鸿运楼，甚至离开金陵。”

沉默了一会儿，战英没有再说话，眼神黯淡了很多，整个人都在椅子上颓了下去，眼睛一直盯着木桌上的精湛花纹。

从那以后，战英还是会来鸿运楼吃饭，只是来得少了，每次也之只点一个人吃的东西，也不要小衣来了，轮着谁就是谁，甚至有时会故意避开她。

有时候小衣总想去问问他怎么了，可他又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根本不愿意搭理自己顿时又不敢上前，怕招来火气。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金陵城，哪怕是还没等到晚上的除夕，街边就已经陆续响起了鞭炮声，大多是写普通人家，那些名门望族向来都必须规矩地等到晚上放。

鸿运楼是个例外。

“我怕。”

小衣站在鸿运楼大门口瑟瑟发抖，手里拿着一串鞭炮，另一只手拿着一团略微带点红光的火绒。

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鞭炮头上那串引线，想把火绒给擦上去，但伸了伸手却还是缩了回来。

“咱鸿运楼的人那可都得放爆竹的。”

“是啊，这可是张爷定下的规矩。”

“年味浓啊。”

“小衣别怕嘛。”

那群伙计在最年长的老吴的带领下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倚在里面的柱子上看小衣放鞭炮。

小衣紧闭双眼，默默想起老吴将鞭炮交到自己手里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心里留下两行热泪。

当她正准备咬紧牙关，将鞭炮一点就立马从手里扔出去时，手里的鞭炮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拿走，紧接着，鸿运楼前也响起一阵喜庆的余音。

她睁开眼睛，脸红了半边，仿佛丢尽了脸，叫道：“张爷好。”

我朝着那几个伙计说道：“几个大男人欺负个姑娘，也不嫌害臊。”说着也看向了一旁贱兮兮的老吴：“一群年轻人瞎闹就算了，你也跟着瞎折腾。”

老吴只能挠了挠头，说道：“嘿，张爷，您来得正是时候。”

转瞬间，我已经躺在自己那张只会在过年时摆出来的专属椅子上，说道：“行了行了，晚上过来的时候记得带上小衣啊。”

“这还能忘吗，一定啊。”

在这天鸿运楼还是开门，但是是不招待客人的，虽然不会明说，但这在整个金陵城都是人尽皆知的。

这是用白银裱在深色橡木上的门牌，上面甚至还雕刻出了两条银龙，眼睛是用北海进贡来的夜明珠镶嵌而成，在这样的夜晚，珠子散发出的光是最美的，淡雅中带一丝张性，使两条龙看上去栩栩如生。两只威武的石狮子像坐落在门牌旁，用洞穿一切的目光审视着下方所有来人。

门牌最上方正中央的匾上，泼墨着两个意境雄辉的大字——张府

小衣貌似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也从未见过如此恢弘的院落景观，不用说里面那大得跟市区一样的建筑群，光是门牌前栽的那些几乎从未见过的花花草草就让她几乎走不动路。

“这是哪啊？好漂亮呀！”

“傻姑娘，没看到门口的字吗，这是张爷家里啊。”

“张.....张爷家这么大？”

“不然呢，张爷可有钱了呢，我跟你说啊小衣，这鸿运楼可不是那么简单一个饭店。”

“那.....那我们来张爷家做什么。”

“这个啊，是店里伙计的传统，你还不知道吧，其实我们店里所有人啊全都没亲人了，都是张爷看我们可怜，把我们收留了下来，所以鸿运楼就是我们的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张爷自然就是我们的家主喽，诶，张爷是真的关心我们

啊，每次年三十，都要我们到他府里来吃年夜饭。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十几个人真怕自己不干净的身子弄脏了张爷这么漂亮的园子，但也过去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

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色香味俱全的佳肴，且大部分是在鸿运楼里都极少有人点得起的极品。

我们一大桌子人围在边上，包括鸿运楼里所有的伙计

当然，还有小衣。

此时她正一个人坐在桌边发楞，一改平常活泼的模样，眼神空洞洞的，不知在她心底处，又有什么勾起了她的回忆。

我正坐在小衣的旁边，问道：“怎么，想家了吗？”

小衣摇了摇头：“我没有家了，只有我夫君，我到金陵已经那么久了，还是没找到他。”

一旁的老吴也开口劝慰道：“小衣啊，不打紧的啊，我们大家伙都帮你一起找，迟早能找到的，就算找不到，张爷还有我们鸿运楼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你只管把鸿运楼里当成自己家就行。”

相处的时间久了，她的事情大家也自然都知道。

“嗨，没事，找不到就找不到吧，这样也挺好的。”

她扶在桌沿上的手略微有些颤抖，睫毛垂在眸子上，像是失了神。

“来晚了，不好意思”

门口传来一声清朗的道歉，也带着一丝不羁的傲气。

小衣回过头一看

是战英。

“战公子是代表太子来的，这除夕夜太子都得待在宫里，和皇上吃饭，没办法过来，所以每次年夜饭都是战公子代替太子前来的。”

“那太子和张爷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太子要叫他‘亚父’？”

老吴摇了摇头，没回答。

战英坐在了小衣的旁边，那个位置是我特意留的。

再一次看到战英消瘦的面容，小衣心里还是涌上来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

“你还好吗？”战英首先露出一个略带着些关心的微笑，像是对家人的问候般将这四个字朝小衣抛了出去。

“我.....我很好，谢谢战公子关心。”

战英只是点了点头，便再也没有和小衣说过一句话。

而最后一位客人也到了，我们的年夜饭便开始了。

几轮酒下来，众人神志都已有些模糊，就连从不沾酒的小衣也跟着喝了几口。

老吴先壮着胆说：“几年咱这来了个新人，让小衣来给大家伙讲两句呗。”

“好！”底下一众人也是被酒灌得满脸通红，纷纷应和着。

小衣揉了揉眼睛，站起来认真说道：“我已经没家了，如果不是在金陵城遇到了大家，我恐怕一辈子也体会不到这种有家人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能和大家在一起很幸福，有人陪我干活，有人陪我逛街，有人陪我说话，我真的……真的……很感动。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懂的人，是大家手把手地教我做这教我做那，让我在金陵城这种一辈子也不敢奢望的地方活了下来。无论我以后在哪里，鸿运楼都是我的家，你们都是我最亲爱的家人！”

说完，便饮了一杯下肚，所有人也都将酒杯高高举起，敬了小衣一杯。

我自然是以茶代酒，也对小衣说道：“无论以后怎样，鸿运楼都有你一口饭吃。”

小衣对我点了点头，她知道，我对她的恩情，已无法用谢字言之。

只是，她没注意到，旁边的战英眼眶里已是模糊一片。

酒过三巡，桌上个个都已喝得酩酊大醉。

小衣正想起身，去厨房泡一些醒酒茶。

一旁已经喝趴在桌上的战英却是突然拉住了小衣的一角。

“小衣……”

眼见突然被拉住，小衣有些不知所措，只得轻声问道：“战公子有什么吩咐吗？”

“小衣……我……喜欢……你。”

“什么什么，战公子，我没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就是……就是想娶你的那种喜欢。”

转眼间，已是大年初三，在金陵城，所有的店面全部都重新开了起来，而鸿运楼，除了三十，其他的时候都是不休息的。

“小衣啊，这有份点心，汇春园的崔公子要的，你抽个空给送过去吧。”

“好。”说着，小衣便提着几笼匣子朝外边走去。

现在小衣也算得上半个金陵人，所有的名馆她都认了个遍，送东西已经难不倒她了。

望着眼前几个穿着露骨的女子，手上拿着小纱扇，一遍轻轻扇着，一般拿着个丝巾半遮面，然后随口说出妩媚的话语。

小衣的脸顿时羞红不已，她不明白，怎么这些人在白天就开始揽客，更奇怪的是，居然进去的人还不少，难道那种事也可以在白天做吗？

她不知道，这是金陵的风流、王都的歌舞升平。

她更不知道，这是大宋的金絮其外，败絮其中。

小衣走进门去，正陪着几名公子哥说话的老鸨立马迎了上来。

小衣也不知为何，他们明明没见过面，怎么这老鸨好像见过她似的，还特别熟的样子。

“哎哟喂，是小衣姑娘来了啊，贵客贵客，不知小衣姑娘有什么吩咐吗？”

她也不知为何老鸨要用“吩咐”这个词，只是说道：“请问崔公子在哪，这是她在鸿运楼订的东西，我给他送过来。”

“这点小事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太辛苦您了，这样，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给崔公子送上去。您先到楼下稍作歇息，我们待会给您接风洗尘。”

小衣实在是有些无语了，眼前的老鸨似乎是.....拍马屁，还是说.....巴结？小衣对这些人性的虚伪和狡诈还并不是很了解，她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鸨要这样对自己，恨不得要把自己当成一尊佛给供起来。

眼下她也不想纠结那么多，只是摇了摇头说道：“多谢您的好意了，休息便不必了，您告诉我那房间在哪，我自己给送过去，东西一定要到客人手上，这是我们鸿运楼的规矩。”

老板听见鸿运楼这三个字的时候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赶忙说道：“好好好，我带您去。”

说着便带着小衣走到了楼上的一间房前。

小衣稍微有些紧张，不过透过门上的细纱看去，里面的人还只是在进行娱乐环节，还没有做那些没羞没躁的事情。

深吸一口气，小衣推门进去，当她看到被两个莺莺燕燕缠着互相喝着酒，还在一旁欣赏一个舞姬柔美的舞姿的那个男人时

点心没拿住，掉在地上

她整个世界仿佛五雷轰顶，雷霆万钧。

鸿运楼里，小衣趴在桌子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旁边每一个伙计都想来安慰她，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没人明白，她心里有多难受。

坐在桌子对面的我只是轻轻喝了口茶，说道：“其实吧，当初你说要来金陵城里找你夫君的时候，我多半猜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进京来赶考，然后被这金陵城里的灯红酒绿迷了眼，忘了家里的糟糠之妻，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太多。”

“当初不想告诉你，一是我们都始终留有最后一丝信任和期望，而是即便我点明你也不愿意去相信。”

说完，小衣还是将头埋在衣袖底下，整片袖子全部哭得湿透。

闻讯赶来的战英从大门口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看到哭成了泪人的小衣，他心如刀绞，怒火中烧，直接将配件拔了出来，直接喊道：“我去宰了这个渣男。”说着便什么也不顾，想直接冲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阻拦，一只柔软的小手就抓住了他的一角。

“不要。”小衣轻轻呢喃着

“你说什么？”

“战公子，放过他吧，算了，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金陵城呢？”说着，她将头抬起来，红肿的眼睛已经干得发涩，泪花还在眼珠子里迸溅。

她还在回想着，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对话。

“伊衣？你.....你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在金陵过得还好啊，看来是我多虑了。”

“伊衣，对不起，我们.....”

“我们所谓的成亲，不作数，是吗？我在这里会拦着你升官发财，是吗？”

一阵沉默。

“伊衣，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吧，我被令尹大人的女儿看中.....这些银两你拿着，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算是帮我最后一个忙，好吗？”

我看着小衣这个样子，实在是心疼，问道：“真的什么也不用做吗？只要你想，偌大一个金陵城，消失一个所谓的崔公子，就算跟令尹有关系，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战英连忙说道：“小衣，只要你现在说一声，我马上把这杂碎剁了丢到护城河里去喂鱼。”

小衣摇摇头，露出了一个笑容，说道：“算了吧。”

我眉头轻轻一皱，但随即又舒展开来，说道：“无论如何，鸿运楼都是你的家。”

“崔公子啊，您这下真的惹了天大的麻烦了？”

“怎么，刚刚我赶跑的那个不过是一个乡下的旧相好而已。”

“诶，可她是张爷的人啊，而且张爷对她还疼爱有加，您这下啊，把他惹得如此伤心，怕是把天都给捅破喽。”

“张爷？哪个张爷？”

“这金陵城里，那位面前，还有谁敢自称张爷？”

“你说的可是……”

“太子亚父张鸿运。”

岁月如梭，一下子，三年就过去了，小衣也从原来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整个鸿运楼的主管，那些粗活累活都不干了，整个人也都更有了姑娘家的秀气。

这天是七夕，金陵城的情侣们都会在这天晚上去离皇城不远的那座鹊桥上相会。

晚上的高峰期过后，小衣正坐在房间里，盘算着一天的账目。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了起来，小衣头也不抬地说：“请进。”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材便出现在了小衣的桌前。

“哎哟，我们的内务大总管这么忙啊？”战英望着眼前认真工作的小衣，调侃道。

“行了行了，你可别贫了，我说怎么你一天到晚的都那么闲？太子殿下不要你啦？”

“才不是呢，平时可忙了，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得陪你啊。”

“你少来，不就是想偷个懒，不想跟太子殿下去练兵吗？我跟你说，太子殿下都来跟我说过几回了让我多管管你。”说着，小衣还将手上的毛笔轻轻地在战英头上敲了一下。

战英只是一笑，说道：“嘿，你准备准备，等会咱去那桥上玩。”

“有什么好玩的，去年不都去过一次了吗，就放放灯，然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多没意思，还不如在店里坐着舒服。要我说啊，你们这金陵城就是折腾人，弄出这么多新鲜玩意。”小衣一边用手撑着腰，一边打了个哈欠。

回来的路上，趴在战英背上的小衣抱怨道：“你看我跟你说了吧，多无聊，还把我脚给摔崴了，这下几天连路都走不了。”

战英嗤笑着，迅速将头转了个方向，一张大嘴在小衣脸上亲了一下，又马上转了回来，一副什么也没做的样子，“那我就一直背着你，背你一辈子都行。”

小衣没好气的重重拍了一下战英那坚实的臂膀：“讨厌鬼，谁要你背啊。”说着，脸上却又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

“那你从我背上下来啊。”

“就不，就不，我这可不是要你背啊，我这是为了折磨你，折磨你，听懂没？”

“好好好，大小姐，谁叫我生下来就是让你折磨的。”

我坐在东宫。

的确是很久没过来了，望着新翻修的墙壁，我竟感觉有些陌生。

“打到哪了？”我心平气和地喝着茶，似乎并不关心。

“一个月前就打到大散关了。”太子的眼皮不停跳动，修长的手指从袍子里伸出来不住地摸着额头，“父皇让我带二十万兵马前往平乱。”

“胡闹！金人既然敢过河，带的人马不可能少于五十万。他那是要你去平乱？他是看你功高震位，要你去送死！”

说着，我将手中的茶杯往地上一摔，青筋暴跳，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说道：“你等着，明天我进宫面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算了吧，亚父，这也是我的选择。”太子的目光眺望着宫墙，不知他是留恋这里，还是想逃离这里。

我用手指了指他，想要暴喝几句，但还是平静了下来，说道：“算了算了，三年前小衣也和我说算了，现在你也和我说算了，诶，搞不懂你们想什么东西。”

太子微微一笑，说道：“小衣姑娘那句话说得倒是好，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说着将目光看向了小衣，说道：“亚父，此一去，我九死一生，若是死在了沙场，那是我命该绝，但若是我凯旋而归，我必逼宫！”

“小衣，金人打过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跟着太子殿下打过去，让这帮夷蛮见识见识我大宋的威风。”

说着，战英的头便低了下去，声音弱了几分，“若是我回不来了，小衣，你就……”

没等战英说完，小衣用手挡住了接下来他要说的那几个字：“战英，你听好了，我伊衣，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可是……”

“战英，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行，太危险了！”

“没有那么多不行，战英，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有你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说完，便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战英。

两人在寒夜中，相拥而泣。

次年四月，太子死讯传来

万念俱灭。

时至五年后，战英和小衣仍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我已将鸿运楼变卖，交给了一位并不熟的友人打理，一路北上，寻觅着小衣和战英的踪迹。

即便找遍了临近前线的城市，我的万贯家财也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散了个七七八八，但我的步子依旧在往前迈。

他们，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慰藉。

很多年以后，总是有人问起，我这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我总是说道：“那天，金陵城里来了位姑娘。”

编辑于 2020-01-12 22:23